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夜雨秋燈錄 九月桃花記

春申浦之濱，有桃花一株，九月盛放。時人以為災異，或謂天時恒燠所致。天河生曰：「皆非也，桃花根浮而壽短，自古以為紅顏薄命之喻。上海城北，為桃花最盛之場，陰氣所鍾，故有九月復開之異。」一日偶與友人語及，而未嘗播諸眾人也。是夕就枕，聞門外輿馬倥傯，使者二人進謁曰：「主人敬遣相迓。」生茫然，問主人為誰，使者曰：「桃花仙館夫人也。」生曰：「素昧生平，何事見招？」遷延不欲往。使者致意慇懃，敦迫就道，生不得已，許之。

約行數里，見郭門隱約，雲霞變滅，望如錦城。香氣沁人，心神悵惘。生問何郡邑，使者曰：「君日處青山中，而不知耶？此亦一青城也。為東皇渡海行宮，群芳之吏，萃於是焉。」生既入城，見綠萼紅苞，奇葩異卉，纖豐約，五色迷離。每過一門，各有題額曰「芍藥宮」、「芙蓉苑」與夫「梨園」、「柳衙」之屬。樹木掩映，樓閣周回。轉折久之，忽見宮闕巍然，朱門碧瓦，鱗次櫛比，非復人間，則所稱桃花仙館者也。使者引入，囑生暫歇廊廡間，而自復命於夫人。時重門內外，韶豔女郎，不下百餘，華妝靚飾，窺客而嬉。

少頃，使者出，傳命請見，生肅容而入。門闥洞啟，珠簾乍鉤。堂以上，嬪從如雲，環紛沓。夫人方升坐，神光霞豔，麗若天人。生及階而揖，不敢仰視。夫人曰：「奉勞玉趾，願達一言。今人諧媚成風，事無定論。譬如秋齋供菊，冬嶺尋梅，自命風流，清寒常態。所異者，文人墨客，詠及秋容，往往輕薄春光，以桃李為凡姿俗豔。不思天生萬物，菀枯遞嬗，各擅勝於一時。桃李不借力於東風，而春色必叨榮於桃李，藉以增輝萬物，黼黻河山也。設使氣轉鴻鈞，東君命駕，而乾坤冷落，風日蕭條，何以挽回寒瘦之觀，敷暢陽和之氣哉？況乎夭桃之姿，更不同於杏李；王母瑤池之樹，元都仙觀之珍。春官則門第爭誇，風化則室家興詠。曼卿拋去，五百歲而始花；方朔偷來，三千年而一實。而先生以為根浮壽短，何所見之疏也。」「吾不揣冒昧，請於東皇，特於重陽之後，小春之前，命彼花神，擇人煙輻輳之區，點綴一株，為世俗一新耳目。俾知華之質，亦足以寄傲風霜；豔麗之姿，何不可爭芳松竹。置夔龍於叔世，豈無逆鯁之忠；嫁鍾郝於蓬門，詎少摩笄之節。桃花之不與菊梅比烈者，不為也，非不能也。時不同也。若謂化工嘯拂，亦其福命使然。彼寂寞空山，淒涼籬下者，時運之不逮，又何伎乎他人哉？悠悠之言，初無足責。先生靈根未泯，慧果猶存，慎勿以褊見迂詞，令彼名花抱恨也。」生聞言，惶愧無地，如夢初醒，一燈熒然，瓶花猶弄影也。